冊府元龜

二百廿一

漢書門
類 漢書門
號 五三四五
函 五七
架 二
冊 三〇〇

内閣文庫
類 漢書
號 五三四五
冊 三〇〇
架 一〇
函 三五

七百卅五之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221)
函號	365	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二百廿一

[illegible]大[illegible]

淮南[illegible]輯

西[illegible]文[illegible]訂正

豫章黃[illegible]

[illegible]部卷[illegible]百二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閲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黄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五

智識第四

鬬伯比楚大夫也楚武王侵隨魯桓公六年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

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
小國張自侈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
之羸侈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闘
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後隨侯卒當以少
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
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
終始之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
侯將許之季梁止之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叔伯楚大夫也僖公二十三年成得臣帥師伐陳成得
臣子玉也討其貳於宋也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
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以爲子玉不任令
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
能靖者與有幾
蔿賈楚大夫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
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
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爲令尹蔿楚邑故終日而
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
玉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
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
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
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潘尫楚大夫也文公十六年楚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楚西界也使廬戢梨侵庸戢梨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也庸人逐之囚子揚窻窻戢梨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庸蠻聚焉不如復太師還復自筮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尫字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諸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

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驛傳車也臨品地名也分爲二隊隊部也分爲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鬭椒也石溪仞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強故遂滅庸

申叔時楚大夫也成公十六年晉侯伐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佐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

上下和穆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蒸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無二心）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厖厖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也）此戰之所繇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中）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令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則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戰於鄢陵楚師敗績

薳子馮楚大夫也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名欲興兵以伐楚也）楚子師於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二子皆楚大夫也）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明年楚滅

舒鳩
遠啓彊楚大夫也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
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其會齊社蒐軍實使客
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
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族還自害
沈尹戌楚大夫也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爲令尹囊瓦
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匃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
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
爲之守諸侯卑守在四境裁省慎其四境結其四援結四鄰之

國以爲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
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
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境昔梁伯溝其公宮
而民潰在僖公十八年也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
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境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
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信有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
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
述其治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
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爲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境猶未城郢今

士數圻（方千里爲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爲安也定四年吳入楚）

寧國楚大夫也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畜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而積畜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

孫叔敖楚大夫也狐丘丈人謂孫叔敖（丈人老人而居狐丘者）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必貴而以賤爲本必高而以下爲基又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蒍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楚越之間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之）而名甚惡（謂丘也）荊人鬼而越人機（言荊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詳此地名丘惡畏之終不利）可長有者唯此也（唯獨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請寢之丘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以不利之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善矣此有道者之所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

敖病利

申無宇楚大夫也昭公四年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爲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境莫校（謂築城於外境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椒舉楚大夫也昭公四年申之會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湯武成康穆啓也二公齊桓公晉文公）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繇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緍叛之（仍緍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岳）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繇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愎很也）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而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范無宇楚大夫也楚靈王城陳蔡不羮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我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卞費齊有渠

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
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
實弑昭公魯卞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弑無知晉曲
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
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指
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
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
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
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繇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
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虻䗝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

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
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
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
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弑靈王
王子勝楚大夫也昭十八年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
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
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
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
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
楚國方城之外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易輕也）國不

可小（謂鄭）許不可俘儺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爲析）

士尹池楚大夫也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犨猶出也出於子罕堂前）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西家地高潦流注子罕之宮而不禁之也）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鞔作履之工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之西家高吾宮卑潦之徑吾宮也利故不禁也士尹池歸楚適興兵而將攻宋士尹池諫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若攻之必無功徒爲天下笑耳遂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

藍尹亹楚大夫也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闔廬卽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

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
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
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
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
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
斃矣

子西楚大夫也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
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
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
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
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
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於非嘗食)勤恤其民而與之
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
子嘗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
池焉(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
敗我

范蜎楚臣也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蜎一作蝚）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于越（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一云內自章昧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一作瀨胡）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

季札吳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聘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昭四年豎牛作亂殺

穆子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于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荊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子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徙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而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李克魏大夫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亡也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不亡者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也猶晩

趙奢趙之田吏部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强國强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藺相如趙大夫也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之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如每朝時嘗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

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寛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宋公者趙仇液之客也秦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免樓緩而魏冉相秦

甯越趙大夫也齊攻廪丘趙使孔青將兵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屍二萬以爲二京（京觀）也甯越謂之曰惜矣不如歸屍以內攻之越聞之古之善戰莎隨賁服（賁置也服則置之）郤舍延屍（郤舍以緩其民使得収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竭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屍則如何甯越曰不然彼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之入其罪二與之屍而不取其罪三民

以此三者怨其上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寧越可謂知用文武矣

商文事魏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起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哉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不對少頃乃曰吾不若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矣

魏敬魏臣也初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將入秦魏敬謂魏王曰以河内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若使秦求河内則王將與之乎王曰不與魏敬曰河内三論之下也秦索其下而王不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善乃輟行

公子無忌魏信陵君也無忌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嘗賦之有

寇卽火燃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矣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又齊楚相約而攻魏秦昭王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

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以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

與趙兵次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楚之險塞也或以爲今江夏鄳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次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在修武軹縣有茅亭）邢丘（在平皐）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汲縣屬河內）有鄭地（成皐滎陽亦屬縣）得垣雍（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蜜者也）決滎澤水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林鄉在宛縣）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一作城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闞止作監字闞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一作百）名都數百（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繇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于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强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韓歂有甯鄉）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惠施魏人也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嘗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與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

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兵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諭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令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擒矣是王以楚致齊也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擒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於暴戾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虞卿趙上卿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右后切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之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

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王入朝使趙郝（音釋一作攻）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與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

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高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

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徐廣曰音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强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幷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

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
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
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
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
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
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趙
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
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趙請爲從對曰魏過
（光帥切）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
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
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
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
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
善乃合魏爲從
段規韓康子臣也趙葭魏宣子臣也張孟談趙襄子
臣也知伯帥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
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
爲人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
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
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

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弗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内自强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若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錬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决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

士卒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亡矣亡則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

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知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

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分其地又封二子者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教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三而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三晉已破知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東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閲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黄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六

智謀

傳云智者利人又云咨難曰謀盖智以興利謀以紓難者古之道也春秋之世下逮戰國諸侯競取其覇大夫各圖其功故有處重臣之列負先見之明考幾徴極思慮盡經久之畧獻康濟之謀詭辭以濟禍亂

重幣以誤仇敵或兵車之旣會金鼓之旣陳辨盟載
之義決勝負之策飾之以文辭潤之以禮樂足以讋
服諸夏光啓邦家若其合從連衡搆怨速禍專任[illegible]
舌遐棄二刑者盖不足稱焉

管子名夷吾字敬仲齊大夫也桓公問於管仲曰楚
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鬭之道舉兵伐之恐
力不能過兵獘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
曰即以戰鬭之道與之矣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
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域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
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
之而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
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告其相曰
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
功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重寶貴
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
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
管仲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
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
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殺民藏粟伍倍楚以
生鹿藏錢伍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

曰楚錢伍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伍倍是楚彊也
桓公諸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
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
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桓公又
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
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
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
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
敝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
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
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
諸號令於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釆布帛輸
齊以收石璧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
而無籍陰里之謀也桓公又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
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
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
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
馳而北寗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
請號令謂四子曰子能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
受息之萌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

方之萌者帶濟負河沮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食爲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沸爲鹽梁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三千萬出粟三數千萬鍾受子息民三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以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藉吾國聞子之假貸吾

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純鎦緺綬之於萊亦純鎦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綦茈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茈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桓公又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三君杞邢衛)今又何將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因

始行於天下矣又桓公曰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熿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屋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淺滅垝四面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强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正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困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日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于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無貯粟無曲堤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城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于汝水望文山文音岷泯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君于南自伐秦而自存晉於

晉之南日東存故北伐孤竹還存燕山兵車之會六乘車之
會三九合諸侯反位爲巳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
此臣之所謂樂也又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
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賤之管子曰
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
難得喜其貴賈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
代民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
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其令齊載金錢而往
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
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
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
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悉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
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
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
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保於代谷之上離
枝遂侵其谷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
幣使修三年而代服桓公又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
山之術爲之柰何管子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
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
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十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
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
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
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
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令隰
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
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卽閉關不
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
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
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又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

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
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罪犀犀皮可爲甲戟車戟也祕長
丈六尺）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刖之屬鞼盾綴華有文如繢）小罪讁
以金分（小罪不入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閒罪
（宥赦也閒罪刑罰之疑者尚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
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不可上下辭定不可移也坐
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爲束矢取往而不反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美金
以鑄戟劍（鑄冶）試諸狗馬（狗馬難爲利者）惡金以鑄鉏夷斤斸
（惡粗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也斤形似鉏而小斸斫也）試諸壤土則甲兵大足
也

王繆秦繆公內史也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士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遺之女樂以婬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疏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緩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婬縱牛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繆公迎拜之上卿遂以并國十二辟地千里（又云秦繆公見由余悅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曰君以告史廖廖曰戎人不達于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人與良宰遺之宰謂膳宰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

屈瑕楚莫敖也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公孫偃魯大夫也齊師宋師伐魯次于郎公孫偃曰

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魯莊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鬭廉楚大夫也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荀息晉大夫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

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懦弱）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也）不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語諺語也）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猶是言如故）

先軫晉大夫也楚伐宋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與晉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爲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悅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境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爲己功）不可失

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絶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悅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禮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返國何以報我故退三舍以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有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於莘北楚師敗績

狐偃晉大夫也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楚圍宋宋復告急于晉晉文公欲救則攻楚謂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于晉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師叔楚大夫潘尫也楚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楚西界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楊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並師）句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冐所以服陘隰也（蚡冐楚武王陘隰地名也）乃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惟裨鯈庸之邑魚復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爲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石溪仞皆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强故）遂滅庸

公孫申鄭大夫也晉人執鄭伯鄭人圍許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也）晉必歸君明年晉歸鄭伯

仲孫蔑魯大夫孟獻子也襄公二年秋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計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

齊屬寡君之憂不惟鄭言復憂齊叛罃將復於寡君而請于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會之欲以觀其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吾事將在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獻子之謀

慶虎陳大夫也楚子囊圍陳諸侯會陳侯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陳侯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孫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爲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皆君屬楚陳侯逃歸

知武子晉大夫也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爲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子展鄭大夫也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埸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

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任縣東北)右還次于瑣(此行而西為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

荀偃晉大夫中行獻子也衛侯出奔衛人立公孫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

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於戚謀定衛也（定立剽）欒王鮒晉大夫桓子也晉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欲爲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中行偃子佐于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盈也知罃之子荀氏中行氏同少年十七知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欒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

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內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爲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王）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拒之故爲婦人服而進）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官備守者）

叔孫豹會大夫穆叔也襄公在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望侯有遣使賵襚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禮）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厨人濮宋厨邑大夫也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二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有奪
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
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
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若雉偃州員

冀芮晉大夫也晉獻公二十三年遂發賈華等伐屈
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夷吾將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
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
於秦秦強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
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翟地晉兵解而
去晉既殺奚齊卓子秦穆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重
耳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縶退弔公子夷吾
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
芮曰公子勉之乎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
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夷
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
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
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
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
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

有亦爲君之東游津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
挾纓壤以望君之塵垢者黄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
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曰
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敢爲後也起
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
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宜乎君
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
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德武有置仁仁置德
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爲惠公穆公問冀芮
曰公子誰恃於晉國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

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
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亦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
夷吾不佞其誰能恃君子曰善以徵勸
張孟談趙臣也知伯帥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
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
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
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於他國他國不
與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
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悅又
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

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强而外怒
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
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悅又使人之趙
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
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
親而陰踈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
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
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其定居
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
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
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廧之其高至
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勁不
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
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
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
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
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
將盡士卒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
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

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亡矣亡則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矣夫知伯之爲人也麁中而少親我謀而知則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知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諸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子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嚮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不可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則吾所得

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教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段規韓臣也三晉已破知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重也果從成皐

伍員事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于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文種越大夫也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惟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令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舉玉趾以心孤勾踐而又赦宥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任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

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旣封殖越國以名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之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惟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許越成

范蠡越大夫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之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國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剽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勾踐也）食得其糴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吳國王何憂焉）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王將與之伍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魯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陂以有吳哉（踰渡也越歷也陂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死也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數術也）此者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天饑代事也（先王闔閭也代更也）猶淵之與陂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饑今服而攻之非義兵饑而不食非仁者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

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禽
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軫奔楚楚未
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
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
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
令公厭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
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
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勿
多車以卒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
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
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
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
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
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
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
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
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
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
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
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

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頗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死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之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張儀事秦惠王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城皐鞏縣有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

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周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秦以益强富厚輕諸侯儀又以商於六百里地詐楚懷王後秦要楚

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强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謳歌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段干朋齊臣也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幷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

無忌魏公子也齊楚相約而攻魏秦昭王救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親與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韓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其故地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鄳阨之塞（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鄳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與齊矣夫韓亡之後

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在修武縣有茅亭)邢丘(在平皋)城垝津以臨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汲縣屬河内)有鄭地(成皐滎陽亦屬鄭)得垣雍(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地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決滎澤水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召陵有安陵郡征羗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華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葦梁縣有注城)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林鄉在宛縣)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一作城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一云琵山都句陽有垂亭)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于字史記齊闕止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縣數十(一作百)名都數百(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繇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

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
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
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
免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
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寧（朝歌有寧鄉）使道安城出入賦
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
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
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
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
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虞卿為趙上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
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長平不勝尉復死（復一作係）寡
人使束甲而趍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
為媾（古后切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
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
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
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
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
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
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

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與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於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曰郝言不媾來年

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
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
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
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
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
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
弱以强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
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
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地盡來年
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
也與之則無地以給之語曰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
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
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
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
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若緩辭讓曰此非臣
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
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
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
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聖人也逐於魯而

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眷（單犢）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强怒乘趙之獘瓜分之趙且亡矣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齊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

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而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虞卿又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寧朝於人乎趙王曰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君萬戶之都請殺范痤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主許諾使司空執范痤而未殺也痤獻書魏主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也夫殺無罪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大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也臣竊以爲與其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一作信安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用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

諸遽言之王而出之

孫臏齊臣也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嬰一作盻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又云南梁之難韓氏請救于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田忌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是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于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于齊齊國起兵擊魏大敗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樂毅為燕亞卿當是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

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嚪進說之意）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

惠施魏臣也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嘗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與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鬭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矣田嬰不聽遂內魏

王而與之並朝齊使再至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
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陪臣部　七百三十七

薦賢　賢德

薦賢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舉爾所知惟君子之不比各於其黨見士庶之相讓若乃春秋務戰之世敵國懸賢之際而有處大夫之列拔羈

王之術以尊其主者何嘗不勤接士類汲引材智推轂靡遺於後進悏茅乃至于彙征大則讓卿宰之位小則備家陪之列或以素敦友善夙知隱滞或以方在羈旅久為僕御並加推奬俾之效用至於舉讎取盜會無嫌問自非深於知人忠於事上者其能若是乎

鮑叔牙齊大夫也桓公使為宰（宰太宰也）辭曰臣君之傭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惟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有五寛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家不失其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柄者賞罰之紀要故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鈎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對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桓公遂任以政

管仲相齊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

請立以爲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皷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輕有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爲大司理犯君顔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臣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三子者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以不能君若欲治國强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覇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爲上下爲公臣曰其所與遊避者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人犯法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亦記失禮所繇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仕也此仕于大夫連升于公與爲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及服

佚之狐鄭大夫晉文公與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亦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秦師乃還

臼季晉大夫使過冀見冀鈌耨其妻饁之臼季晉臣也冀晉邑

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敬謹也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祗敬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上善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百里奚秦大夫初仕虞虞亡走宛秦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銍一作姪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虞丘相爲楚相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

趙文子趙武也爲晉大夫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有餘家（胥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士大夫也胥鏁也庫物所藏）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呼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與誰歸乎叔向對曰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頼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司馬侯爲晉大夫悼公與之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祁奚爲晉大夫請老（老致仕也）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諂媚也偏媚屬也）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言惟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趙盾爲晉大夫（趙盾宣子也）言韓獻子於靈公（獻子韓厥也）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勉之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也

公叔文子爲衛大夫薦其家臣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上）孔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言行如是可謚爲文）

晏嬰爲齊相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嬰嘗出其

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
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
妻曰晏嬰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
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
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
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魏冉爲秦相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
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
葉

公仲連爲趙烈侯相國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
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
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
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
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
吾君（番音盤　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
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
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
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
牛畜侍烈侯施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
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

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内史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爲一襲

趙勝封平原君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田忌爲齊大夫孫臏至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大破梁軍

貂勃爲齊大夫常惡安平君田單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得攫其腓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巳定而社稷巳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

李克爲魏大夫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

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文侯弟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乎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游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

也失對願卒爲弟子
鄭安平魏人范雎旣爲魏齊笞擊得出後魏齊悔復
召求之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
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
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
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
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
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
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
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謂誰王稽曰秦相
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
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
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
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
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
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
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
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
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不可以言傳
也臣故載來後秦王拜雎爲相

賢德

夫家陪倣設命曰諸侯之臣德用南彰乃爲巨室之
慕本自列國政出多門武力相征謀臣並騖逹從政
之道處交兵之間而能滅私徇公克已致讓謙抑周
愼教戒垂裕改過不吝容衆在寬正以御家忠以事
上信義兼著貞白自守飭行以絜矩恕已以推義無
遺時哲得是民好謹厚而知節廉約而繕性至於進
退語默咸適其宜昭厥聲猷爲人景仰斯乃得士君
子之道矣

臾駢爲晉上軍佐初賈季奔狄趙宣子使臾駢送其
孥（孥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
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
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爲非對非對則爲遷怒）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賞宣已于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
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
諸境

子良鄭公子也鄭靈公遇弒鄭人將立子良（穆公庶子）辭
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

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何爲獨留）乃舍之皆爲大夫

郤克（郤獻子也）爲晉大夫將中軍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韓氏獨受謗）

士燮（范文子也）爲晉大夫佐上軍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乎汝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公子黑肱爲鄭大夫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年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是月子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愼法度戒未然）

華元爲宋大夫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皤大腹棄謂亡師）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多鬚思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

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子罕爲宋司城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魯襄公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産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與師茂師惠樂師也茂惠其名也公孫黑爲質焉公孫黑子皙也司城子罕以堵汝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汝父尉翩司齊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之相謂子産等也言不爲子産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而輕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荆人士尹尹一作君池使於宋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於宫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宫卑潦之經吾宫也利爲是故吾不禁也士尹池歸荆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

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乃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于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范武子爲晉大夫宋向戍請弭諸侯之兵爲會于宋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

子產爲鄭大夫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惟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爲足）子張怒（子張豐卷也）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

叔孫豹爲魯大夫季武子伐莒莒人告於虢之會楚告於晉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叔孫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趙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禍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弁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避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避汙（汙勞事）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又誰從之（安靖則衆賢能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陳桓子爲齊大夫欒施高彊來奔於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不可彊取）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群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齊南於陵縣西北）

（有千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襄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

叔孫婼魯大夫也為晉人所執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楚子期伐陳季子救之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王吳王壽夢少子）

司馬牛為宋大夫桓魋之弟也桓魋之寵害于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鞍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于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魋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示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之丘輿（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沈諸梁字子高為楚葉公白公勝作亂殺令尹子西

司馬子期圍公陽穴宮負王（昭王子惠王也）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子）日日以幾（冀君來）君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狗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栢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縊死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使寛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

趙文子爲晉大夫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日弓二寸以爲侯中退或爲安）其言吶吶然不如諸其口（吶吶舒囁貌）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府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管鍵也）生不交利（廉潔也）死不屬其子焉

晏嬰爲齊大夫事齊靈公莊公景公其在朝君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冊府元龜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